煙嶼樓文集

烟嶼樓文集卷四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壽序二

厲仙兩六十壽序 丙寅

余少厲君仙兩者七歲而弱歲與之交至於今將四十年吾家世居鄞一都大墩其同都去二里而近曰四柱橋則君家世居之吾曾大父以雍正初遷居城中嘉道之閒先大夫剏建祠塾時往來故里尊府石齋贈翁後先大夫之生纔十餘日於吾宗人故有連而好行義施惠於其鄉黨與先大夫有同志嘗掩遺骼以語先大夫

先大夫歲修壞墓蓋自贈翁發之當是時君年二十餘余尤小少高天厚地處覆幬持載之中皆咿唔習兔園冊爲舉子業或相見話儕輩文字及試郡縣名第高下娓娓竟日曾不知夫少之能壯壯之能老而蔭庇之不可以久恃也余既不幸早歲爲孤兒而先大夫卒後十一年贈翁亦歿始贈翁生六女子而生君已而又連舉二女子故愛憐君尤甚教之成人教之讀書教之親師友以今追昔風木之感君固有萬不能釋然者雖然吾與君皆人子也而君聞過庭之訓久於我至十有八年郎區區得失之所以慰期望者君入郡庠贈翁見之君

食旣稟贈翁又見之而余始爲諸生先大夫棄養已七年人生貴知足獨於庭幃無足境而幸不幸相去如此踽踽兩侏儒吾猶將視君爲修人也君有二子三孫長君璜多材善賈治利田宅弟季君琨方十歲聰穎善讀書此則君之老福也君自言好飲好圍棋好朋友好詩歌相酬唱昔君壯時來吾家吾兄弟與君飲薄醉求去不可白日下門管重命酒大酺皆頹然傾倒然後已此景歷歷每憶之如在目前雖豪興交不衰而至於今歲而君年六十矣於是璜介吾友烏釀仙來請序邇歲釀仙在大墩爲吾家東塾師時過君家絃詩中酒故爲余

道君內行尤悉而君亦來草堂語余曰聞君將壽我非所敢當也顧兩先人交好之昵密吾與君數十年相愛之雅願一言記之以示我子孫嗟乎贈翁後先大夫之卒十一年亦逮今二十七稔一老不憖遺而其德惠之在鄉黨與準繩規矩之在家庭者無恙也昔之爲人子者今皆爲人父爲人祖守先訓以穀其後非今日事耶使他日者兩家門戶遥相望世有賢子孫克繩先德以久久弗替即老彭不足以比其壽矣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又有之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斯乃余以兩世交情不辭壽君之深意而固不唯是爲君紀年而已

也

周茹香六十壽序 辛未

久交難久交而心知則尤難偶見者必歡數見則厭生厭生故難久也浮慕聲氣老死不得見以書疏爲面目非交也勢利徵逐終其身同牀而異夢非久也乃至同道之士昵密數十年而意見所不然卒不得一與之開陳而往來讌笑嫌隙無幾微此不可謂非久交也然而非心交且夫知心者何哉弈秋之技未必無失著儀秦之辯未必無失言是非曲直夫豈有不瞭然於心者一言出而適如其心之所欲云是乃所謂知心者也强顏

以諛之回曲其辭以彌縫之受之者固知其譽我也而其言爲吾意所大快則稱歎謂非斯人莫知我而又以彼所譽我者還譽之以庶幾他日之終譽我微之爲標榜大之爲朋黨嗟乎是以違心爲知心而因之以爲久交者也若吾與周君則不然吾與君之同學於王絅齋先生也在道光壬辰是歲蓋無日不見其後會文柳汀數歲中無月不見其閒應省試同寓室則又無日不見旣而遭辛壬之亂又旣而吾奔走京師又旣而與君先後遭大故或至積時不得見而未嘗曠隔至半年又旣而吾遷居城西去君家益近相見益數及遭後辛壬之

亂同匿山中則幾乎旦暮見之難平歸里相見如曩時今年吾聘君伯子獻甫懋才課吾孫君來或稍疏然總未有積旬月不見者蓋自壬辰至今歲同治辛未相距正四十年而相見之數也如此夫兄弟之親也而鬩牆夫婦之愛也而反目而況友朋然而作客萬里乍返其家雖素暴戾不爲合未有無一日之親愛者數者厭而偶者權斯非其明驗耶數而不厭則兩心之相合爲之也同學之歲君年二十一吾年十九年相若業相等吾視君無以異於諸同學也一日儕輩或以微事爭執至反顏旁觀皆散走君獨自他室來侃侃論斷之吾始知

君非唯阿者而余性尤戇直時以所見評論古今人君心是余而常規余謂過激余聞君言未嘗不自悔也而不能自克以卒負狂名君諒余固無他也而終是余而終規余兩人相對終日夜無膚詞無膜言無語在心腹而格格不得出喉舌者揚其長無諛辭箴其短無曲說以是相見益數而相知益深方山中之避寇也余治詩爲學詩記每一篇成君必攜之去付獻甫錄之而以吾言反覆於經文反覆之而合於心則大喜稱賞不啻如口出而不合則以所見屢屢相質問往復辨論必相合無閒而後已夫朋友之不必合微事耳然而諛言相標

榜者即能倒戈相攻舉同朝則害政事而同學則禍經訓今吾與君心知如此又皆垂老不事功名蓋各出其所學以窮經乎賞奇晰疑共發先儒所未發之蘊於是乎所謂久交而心知者不徒矣昔管氏引鮑叔爲知己吾甚鄙之彼不過好諛僻曲說與多得財耳豈足道哉獻甫以君年六十乞余壽文余謂稱道已事祝願將來皆諛言也四十年心知而一旦遇吾心可乎故論交道之不古與吾兩人之異於常交者以答獻甫亦欲使兩家子孫世世相則傚也

徐丕績六十壽序 丁巳

事無大小未有興作譁於前而毀謗不踵於後者也懦者避之能者任之悠悠者從而訾議之非有所歆羨於其中也進退餘裕去之已耳而卒不爲之動搖勞勩而終始之其不謂之難能乎哉丕績徐君世家光溪之上髫歲失怙事重慈得其歡既而措家政常以餘潤沾里黨里有大役若祠廟橋梁道路君必出貲力任之歉歲振䘏亦與爲佽助雖其家中落勿吝也娶里中朱氏吾婦之從姊也故余與君爲僚壻吾婦從姊妹行十一人其壻君最長而余最少自余至光溪始接君於今二十有六年相見既數知君益詳今君年六十矣壽讌之詞

非余誰屬哉光溪者西南之水所會歸而以溉鄞田數百萬者也舊與江通唐時爲它山堰横截之宋時爲洪水塘以障下流至乎近年傾跌敗壞水盡奔於江無所瀦蓄以是鄞西之田常下下余每過溪上周覽遺跡慨焉思興修之嘗與朱君緜山籌策其利害而量度其工用非大費貲久之不果會巡道設使君將有事塘堰首謀於余余任其鳩貲而以工役之事屬君及緜山先是使君官太守君仲子丙陽以文字爲所賞試而冠其軍及余以君告使君知爲丙陽父大喜走馬至君家强君起而任之光溪距郡治五十有餘里去官府且遠士大

夫多居城郭中希有泛舟過其地者水利之興廢勢不能周詳知也至乎修舉其事則水道之遷變地形之高下以至作治之堅久徒役之勤惰尤必藉手里中人以得告成事始余議祀修塘堰諸公并祀鄉老既於碑文昌言之今之强起君以其事相屬者猶前志也雖然一鄉之中豈無有好事喜功急於自見者思與其事而不得則乃睨而視之而謠詠之言紛然興矣工役徒作之衆日食千指覬覦於幾微而巧避其勞苦持之稍嚴則誹謗交起甚或以風語譖訴於同事之前事未半而怨叢於身矣道路之人袖手而旁觀之又且以鄉曲一人

之私見議論其短長是故終爲之也則毀言充於耳悻悻然去之則坐視其事之成敗而無以謝於付託者而君則曰吾盡吾心而已矣吾爲吾事而已矣他非所知也今塘堰皆已告成鄞西之田雖亢旱無所苦固由使君之圖其始諸君子之襄其成經營踴躍俾鄉邦永有所利賴抑亦朝夕寒暑不避勞怨君與綜出之勤事有未可忘焉者也君有子三人有女二人向平之願既如而償矣髮雖蚤白而精神矍然吾姨亦健飯無恙敎子弄孫用爲娛樂不可謂天之報君不厚也夫鄉黨之事推而靡竟積善之慶擴而益大他日有造君廬而以里

中之利濟相辯策者君豈當藉口筋力而漫爲諉謝乎至於誹謗之口易而爲稱願之聲將以之配食鄉老而可以無媿色矣此余所以壽君而更有進焉者也

陳魚門五十壽序 丙寅

同治五年魚門陳君年五十其門下諸君子製屏障壽君而來請余文書諸上余無以卻也陳氏累世爲縣巨室自君曾大父來世以行義望於郡邑君與其羣從兄弟皆年少能文章好結納而君尤通達世故時急人患難吾黨之士每樂與君往來相可否而未之奇也倫墩之擾郡而始退也羣不逞藉口保護以貲給邀富室入

君家君與之論不合遽劫君去至東城門外出白刃擬君曰與我則生不則死君慷慨談笑論折之眾讋服當是時君家諸房從及縣中士大夫胥動色奔走驚告語慮倉卒禍起有他變而不旋踵而羣擁君以歸矣時君年方二十餘眾以是才君

國家懷柔遠人倫墩就撫於是西海諸夷國錯跡句甬粵東西之亡命橫海中者亦受款而至會天下多事海濱騷動剡川創於前陶公山繼於後以至租賦鹽課往往乘微釁揭竿蠭起當事或以謀諸君君亦或以宗族鄉里之故偶一出爲世用而卒不能盡其才蓋吾四明

自前辛壬之難既平二十年中烽火刁斗之警靡歲蔑有浸淫至於大亂而有後辛壬之變於時粵賊之犯順而縱橫者十年矣

天戈所指狼奔豕突巢穴如故而蔓延半天下及其竄浙據茲土幺麼小醜碁布村僻與居民逼處爲久踞計而君以一書生處憂患困苦之中獨憤發興起約結官長指揮西人不半日而克郡城郡所隸縣以次底定其秋復至復克之又以其餘力克越州而大吏遂得以吾土輸納餉軍士以攻復浙西至乎渠魁授首金陵歸版圖螟螣蟊賊蕩焉無孑遺固由

聖天子神威震疊名將挺生用輔翼我
國家
中興之盛業然而海隅一戰首挫之功不容沒也君既
以才見當世世既譁君才省大府至郡縣長吏倚君如
左右手舉善後興復諸大政悉委之君而君以故家子
多交遊姻婭知識徧郡中鄰縣一日之閒雜遝旁午大
而中外之交接細而閭里之訴諍輒造君以告君不拒
亦不倦公牘私書充積几案每賓客滿座君口與之論
議諧笑顧視僕取尺紙疾書裁答付使者以去至於事
所不然義形於色雖貴官悍吏不能強君以不可世或

覩君爲書生易與耳而不知其胸中之自有權度也凡吾所言皆君才之見於外者也猶夫人而知之也余每過君家君爲余下榻夜深客散必置酒酌我娓娓道生平以至於時事然後知君所見者至大而所慮者至深至遠乃始歎君之識實有過尋常倍蓰者而固不惟是才之足以爲君奇也夫生才不易而才必有用君儻以歷練之身出其才識爲
聖朝膺民社之寄當必有磊落之政焜燿竹帛夫豈將僅見之鄉國而已乎余雖不才甘自廢棄顧不能不爲君一勸駕焉以庶幾乎君之著勛績而爲我桑梓交游

光也故因答諸君子之請也而更爲君期之若夫以文字取科名以功級受懋賞以好義傾家貲蓋皆有爲君言之者可略已

葛小士五十壽序 癸亥

慈谿葛祥熊君甥也同治二年三月歸自滬上來謁問起居且言曰祥熊不幸生六歲而孤顧復教誨惟叔父是賴今叔父年五十矣從兄弟懼獲戾嚴君未敢有所稱頌祥熊自以區區之意思發其一二私感書之屏障爲叔父壽而乞言於舅氏舅氏若惠貺我叔父而嘉念祥熊其必不峻拒之祥熊所謂叔父者大河衛千總小

士封君實東士戶部第四子而吾妹夫嶔生贈君之介弟也祥熊言曰吾大父戶部府君之歿也叔父年十五耳其後以千夫長需次得大河衞年十九之官明年運糧入京師又六年挂冠歸里門是時吾大母盧太恭人方在堂吾父與兩伯父三叔父皆無恙一門之內藹如也雍如也無何遭家不造吾父與諸父後先即世太恭人旋棄養內而諸母外而諸姑復多無祿彫謝者叔父屢遇手足之變又罹經堂之戚醫藥巫禱之於疾病冒賓瘞封之於斂葬周詳審慎雖哀痛迫切中未嘗有所貽悔蓋自叔父始歸至其年四十餘十餘年閒憂患踵

接而叔父之心力交瘁矣粵難既作
國家以撻伐徵軍餉加以郡縣之防守公私之興作踵
門來告靡歲蔑有叔父輒量力為助至計貲登籍邀請
獎敘叔父不自為功書諸從子名而上之祥熊輩亟請
不已始以從子官
貤封正五品祥熊之孤將廢讀叔父不可曰讀書本也
他業皆未務家事有我在何與汝曹自以少棄書夜閱
史恆達旦手圖天文地理聖賢名臣暨朱子家禮為屏
幀懸之坐隅教祥熊兄弟性不好聲色前年客姑蘇邇
歲避地滬上或邀之嬉遊謝曰吾兄弟皆蚤世而兒姪

未成名奚樂爲去秋挈祥熊及吾從兄麟覲先京國數月而返祥熊自以學不加長未克顯揚副叔父厚望而惟是私感之輾轉於心者冀舅氏質言之將藉手用酒以博叔父一日之歡今夫矯激之行可以博名高嫗煦之德可以收廣譽至於戶庭之閒則未有可以僞取而薄飾者門內之人於我乎狎而接我也久僞言僞行數十年而不能不偶露於俄頃之際矜持於大端以至其毫末而不能不忽發於詞色夢寐之閒善乎王厚齋先生之言曰可以欺天下者不可以欺其鄉可以欺其鄉者不可以欺其家觀祥熊之所以稱君者雖若尋常無

足表異然而感激之私出自孤子之口則夫君之於門內殆亦有可以無愧色者耶余以姻婭之故與君往還者二十餘年知君頗深今茲六月朔日君生日也重逵祥熊之請以爲茲文故書君內行而他美姑略之哲嗣麟端謹能文章祥熊亦年少銳進諸子之才稟君之教殆將有大君門而報君德者乎區區之意私也而揚名以顯之者公也一日之歡暫也而自壽以壽之者宏也諸子勉乎哉

族兄蒔雨六十壽序 己未

智生於閱歷而識長於事變此才諸所由見而好事者

之所同也若夫謀人之事而不以人我爲畛域勞勸任之怨謗聽之毅然自負而不求諒於人而有時未嘗不爲宗族交遊所倚賴是不亦難能乎哉族兄蔣雨吾宗之能者也族父鴻表府君生四子而卒兄始七歲稍長見頭角父老才之久之仲兄卒明年母氏史太孺人復棄養是時伯兄遠服賈其弟維新甫弱冠內外之事兄以一身肩之又七年伯兄客死奉其喪歸葬撫視孤寡慈愛同生上下雍睦凡百就理蓋兄之見才於其家者如此始吾先大夫爲宗祠於大墩推之爲義莊家塾兄與有勞焉其後又佐吾兄弟經理其事大墩吾故里也

大父以上塋墓皆在焉每當修治或以煩兄兄愼視防護不異其本支也先大夫所爲兩義冢尚骼暴露則商於余及宗人之有力者相爲掩埋宗人不能葬或困乏難自存時籌策而周䘏之至於叫囂爭論兩持不下其事常起於飲食言語之細而馴致乎搆告訟獄之大苟遇兄一言排解事良已以故瑣瑣來相質者戶外屨常滿也蓋兄之見才於宗族者如此兄少年即遊市列閒歷四十餘年之久交遊衆多詐僞詭變之狀百出而不已每有所見即忿然不平攘臂下車思以其才與之論是非決勝負而世或信之或疑之夫當其睥睨儔類叱

叱怒罵迫之使退激之使起必悉吐其意中所欲云而强之以從我彼受焉者雖逆乎耳而拂乎心而常以懾於其鋒而不敢不敬諾之至乎風波既定輾轉中夜回憶向者之言固不無過當然而其怒罵我也將利我也非有所惡於我也其激迫我也其愛我也非有所求於我也乃不覺氣爲之平而心爲之感矣雖然兄之心未嘗冀人之感我也知爲人謀而已矣又並忘夫事之在人與在我也知有謀焉而已矣是故謀無論臧否而其言則直事無論成敗而其心則忠此則其生平之大略也今兄年六十矣精悍之色猶見眉宇邇者倡里中修

湯君廟指揮匠氏必惟命是聽蓋其心視繁劇不易舉之事常若一人可以爲之而又若非己不足任者余嘗笑謂兄曰充君之心雖畀君以老彭之壽其能少息耶安居里門教率子弟養天和以相期於耄耋斯可矣兄笑是余言而未幾而投袂而起者如故也十月十日兄生日也維新屬一言書屏障因摭其生平而復理向者相勸之言以爲兄壽兄盍亦幡然改計翛然自適其愼毋曰生才必有用姑舍汝而從我也乎

陳一樓母陸太安人七十壽序 壬申

陳孝廉儒棨端謹能文章往來吾家有年矣同治十一

年其母氏陸太安人年七十孝廉將以九月癸卯太安人生之日卒其弟儒杲儒棠洗腆用酒是乞吾友馮午卿廣文爲事略而手捧以來徵壽讌之詞其略曰太安人幼失恃年十一從鄰婦學鍼黹日得十餘錢供父飲年十七歸贈儒林郎岱松翁爲繼配孝養君舅姑雖貧必有酒肉先後棄養哀慟異常襄贈翁營冢塋勤女紅縮食用者三年生子女各三人贈翁嚴課子而不能延師則移其居近師家而學焉其子三易師其家亦三遷顧以服賈多在外太安人親督課誘掖之不少姑息膺吃藜之變贈翁以策干當事不用益落魄挈其子游學

象山走杭州嘉興又遠至松江蘇州經年累月不得歸家益困男錢女布悉自太安人十指出忍飢操作冬月衣粗葛而未嘗有所稱貸也卒諸女習婦工必有程限夜則圍燈火而坐箴刺刀剪聲相續雖嚴寒酷暑至雞唱未歇也積數十年閣臂半竹色渥丹支紺架之木皆光澤可鑑年五十餘始得少安逸粗衣淡飯怏然自足諸子或進甘旨製新衣輒蹙頞不怡曰吾家惡宜是事贈翁甚謹贈翁性狷急太安人待以柔順贈翁卒而太安人年六十一矣終其身無忤意時虞文之略如此余讀而賢之又既讀而疑之而詰孝廉曰母太夫人之劬

勞撙節蓋至於今如一日也獨柰何襄葬事而勤儉而三年云乎於是孝廉愀然改容而告余以其詳余作而歎曰嗟乎乃賢至此乎事固有不面叩不盡者嚮吾不詰子幾失之矣文章之道或一二言或數百言事固有不曲折詳盡則精神不出者今吾既與知之得不爲祝蝦者觀縷之乎贈翁之遠服賈也歲得數十緡而以父母未葬恆悒悒不樂一日顧謂太安人曰吾所得纔足養妻子若歲以所得養妻子吾父母終淺土矣茲吾將畜積之三年以葬吾父母此三年中我不能顧汝曹汝能不凍餓吾子女三年以使我得終葬吾父母吾拜汝

之賜太安人對曰謹諾由是曉夜勤苦以刺繡易薪米曰飢餓則疾病餘盡可省也日向廚家以一錢買豆滓母子六七人團坐而飯終三年克成葬太安人尚得以贏餘佐之嗟乎食貧三歲怨其蚩氓固無足道乃至女曰雞鳴則古所謂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也然吾誦其詩出則翺翔弋鳧雁入則飲酒御琴瑟又不難以雜佩交贈報是安常處順者流而第能不溺於燕昵之私焉已耳至於陳氏其夫爲親故發憤至不顧家室而其婦困苦堅忍至一錢一日者三年而子女飽煖而卒成夫志若使得三古詩人采其事爲風謠以播之絃管百世而

下將必有奮發興起而感泣者矣嗟乎嗟乎太安人茹苦三年曾不過自盡所能爲而抑知孝婦令妻賢母已畢萃於一身此三年也可以千古斯吾所以長言贊歎而以爲不足者也贈翁雖貧賤亦磊落丈夫孝廉稱翁嘗述格言爲楹帖曰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旨哉言乎卽其人可覩已夫先德如斯其淵也母教如斯其懿也後必有興者而孝廉始以科名見而固知其未艾也雖然孝廉兄弟將持是以責報於天而坐待之乎抑亦思無忝之不易倍淬厲其學問以自壽而壽其親乎孝廉有女字廣文之孫而廣文吾壽

兄外舅也旣於陳有連孝廉又親余余厚期之故因序
太安人七十壽識也而更爲孝廉兄弟進之

第四姊七十壽序 壬申

先義行有女子子七人姊爲第四女歸遜堂胡君君與
其兄誠之君孿生往歲同治十年皆七十將爲文壽君
以及君兄未果僅撰聯語贈君今君姊年七十矣唐人
謂七十古稀君於外則昆季於內則夫婦何其盛也諸
甥請壽母之文是不可已也胡氏素儉勤大率安業不
怠以爲分量入而出以爲用無寵辱毀譽以爲幸姊事
君舅姑旣久一稟成法以相夫而措其家舅姑並高年

考終由奉養至喪葬盡婦道生男子子五女子子三由
襁褓至冠笄盡母道子復生子少長婚嫁一視其子女
蓋十七嬪胡以至於七十五十四年之中無一日不勞
心力老而傳焉猶檢點奔走諸子婦孫婦卽在前不指
使也安居而樂業以身教教家人毋希冀非分嘗語余
曰兒曹習舉業豈不願其成名者顧一科足矣出而仕
宦則將離散其父母妻子從而往則遠棄墳墓與故鄉
親戚夫一家團聚之不樂而浮沈於宦海風波閒以喪
失其心志吾不爲兒曹願之也噫古所稱賢婦人安命
知足之言雖萊妻介母大旨不外是而姊親言之然而

姊不以脫略爲高也晝夜操作旣不遺鉅細至於語言
事物之微五六十年之久自其家及鄉里三黨凡姊所
耳聞而目見者皆錯識於心胷之歷歷出諸口如昨暮
事此豈不妄干求而遂遺棄一切者之所能也哉此吾
姊生平之大略也姊之始嬪也娶日而胡氏禮宴婚兄
弟義行命余隨諸兄同往時余方六歲進退揖讓略如
儀觀者皆歎笑謂家教不誣於後歲時賀弔常常至其
家數十年來堂宇加闢而無改其質樸也子孫加多而
無改其儀範也婚友往來加盛而無改其禮待也故國
非喬木之謂所謂故家者豈必牆藤而瓦蘚哉高曾規

矩守而弗失斯可謂云爾已矣雖然即以吾言數內外婣婭而不能數數見也然後知胡氏之爲可貴也吾女兄弟存者今惟姊及季妹矣若其壻則君爲碩果往吾贈君聯有曰汾陽七壻福最君多茲以文壽姊吾無以易吾言也抑吾聞之福者備也壽必備富貴而始稱福韓非所謂全壽富貴之謂福也今君之產不過中人諸甥或讀或賈皆自食其力姊則布裙脫粟無貳膳四豆之養經歲勤動有賃嫗一二人供滌濯炊爨無婢妾可使令者其爲富也如此君壯時佐縣官興作議敘八品例不封妻室其後伯子隨余爲振卹敘勞降於君一級

姊始可貤封又其後仲子議敘同知姊乃得與君受五品

封誥季子以今年游郡庠科第之事方始萌芽其爲貴也如此備謂之福縣中富貴類是者記之以粟米車載而斗量矣而吾壽吾姊而夸言之耶然而有說焉今試召畫師畫世俗所謂三星者錦袍而紗帽吾知其爲祿龐眉而皓首吾知其爲壽二者定而後乃能指其一以謂之福也又試使專繪一福星焉則閣筆而袖手矣是誠畫師之不能畫哉福固不得而繪也豈惟繪畫乃至極馬班韓蘇之能事而不能以文字形容之夫自其淺

者觀之富不耦國貴不極品而福未備也自其深者觀之則凡吾心所樂者皆福也佐其夫而同躋乎耆耋穀其子孫而內外無失教育其家室而數十年無故乎故法其足樂乎其無足樂乎安分而知足形瘁而神泰劬勞數十年而强健如壯時姊之福也侈矣而吾豈夸言之乎凡吾所以壽吾姊者如此至親無文質而已矣抑去年不以文壽君嘗耿耿於懷茲君行略具矣則以此文爲壽君夫婦也可即胡氏家教亦略具於茲矣雖以此文爲并壽君昆季也可

道銜葉公夫人袁恭人六十壽序

咸豐四年慈谿葉公壽峯年五十八夫人袁恭人年六十矣縣之諸君子謀所以爲壽而徵文於其壻徐時棟時棟不敢辭夫慷慨多大志之士與鄉里所稱爲善人者亦各行其是而已矣進退不同德顯晦不同迹既進矣未嘗激之使退而遽自晦其迹爲此殆不可以尋常之意見相度者也當倫墩之寇定海也郡中戒嚴將募鄉軍具舟楫備器械用度不貲而費無從出當道日遣吏敦迫鄉士大夫適公在郡中聞之驚曰此何時也而嗇吾財急往見以數萬金倡當道動容久之既而曰幸君來資我雖然用鄉兵而不得人益擾害耳君豈稔知

有勇有力而能不爲暴者乎公對曰長領得人則下不爲暴吾縣山北某生者勇而義所交多壯士今其人方在郡急召之宜來若使往招其徒雖千萬人無慮也越一日率壯士數千人道山北來郡恃以無恐於是閭風興起相率出藏鏹佐軍需無少吝者而公方奔走蛟門雞山之閒親督造戰艦塞海陘斷截要道未成定海陷鎭海與郡城相繼失守公咨嗟嗒喪棄家避地往來於武林吳下當是時公以急公好義名動江浙制府屢使邀公計恢復公力以疾辭制府遣幕客造公曰雖君不筮仕然豈得無意於

國家哉不敢以僚佐辱君君爲我畫我使人諮君而後
行公遂謝許諾乃具告以地利險要進退緩急之宜與
鄉士之可以任事者制府倚公如左右手會將軍與制
府不相能浸奪制府權而公言遂不復用矣始制府錄
公事聞於
朝力請
優擢部議難之
宣宗皇帝遂廷議
特旨賞道銜公子維藩維垣維屏維祺先後以捐輸邀
獎敘又未幾維藩中丙午鄉書門庭寖盛稱賀屬道路

僉謂公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必當出其材爲

國家用而不知公閱歷既久而於進取之心已淡也公邇年爲鄉黨事甚備與同人剏雲華堂自掩骼給棺以至育嬰施藥織悉周至世所傳善書擇其尤雅而切於風戒者刊布之軍興以來邦計支絀裁減節婦坊銀吏無所侵蝕積不開公又與同人爲兩浙節孝局搜訪十一郡苦節請於

朝旌表之其他橋梁道路祠宇寺觀以興修告者靡歲不有建治心堂於所居之西焚香誦道經時或與恭人

相坐閒話教子弄孫以爲娛樂夫跡公前者之爲則伏波所謂慷慨之士者也今者之爲則少游所謂鄉里稱善人者也而公則曰我居於鄉而爲吾所當爲與所能爲者焉是亦所以酬

上恩於萬一者也恭人理家政有法度儉於自奉里嫗相見不知其爲命婦也今年正月時棟在溪上撰屨從公公從容謂曰今子外姑且六十吾愛子文章子盍圖之時棟對曰外姑慈祥和厚致期頤不難顧與公合德平昔以閒靜端恪佐公無內行表暴里閈若試爲文章亦仍爲公壽耳公笑曰然雖然我非賢內助將不足以

行我志也是則觀公之言可以知恭人矣七月十日恭人生日也因書公生平以壽公而及恭人以爲恭人紀年之作以答諸君子之意謹序內閣中書舍人子壻徐時棟譔

烟嶼樓文集卷四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五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書一

答馮柳東先生論民社書

月日時棟再拜得手教謂丁灣社碑奇而範之以正有關斯道之文雖固陋不足以與此願不敢不自釗薄爲有用之學以副長者獎掖之意至於論辨民社謂民社非古秦始有之而據祭法及鄭義以相詰難則時棟竊願有言焉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之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

之里社是也秦漢以來民二十五家以上得立社鄭志
又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夫
祭法稱大夫以下統乎民言之也固未嘗言民閒不得
立也祭法稱成羣立社謂凡有居族者皆可以爲社也
又未嘗必百家以上也蔡邕王肅以月令爲周公作康
成謂出自呂不韋是其所云命民社者宜不足據爲典
要乃若周官則非秦人書也周官有之設其社稷之壝
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顏師古曰以此木爲社神因立名韋叔夏曰大社主用
石周禮所謂宜木者民閒社也然則民社之制周官言

之其不始自秦漢明甚豐之枌榆社事見漢初或秦人所立未可知也而莊周之稱櫟社則正周官所謂以宜木爲社名者也莊周非秦人其民社不始自秦漢尤明甚周制散亡一社幾何家與幾何家之得爲社弗可詳考散見於羣籍者管子曰方六里命之曰社獨斷與鄭同義曰百姓以上則共一社地官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則是以二千五百家爲一社而漢人之注呂覽晉人之注左傳唐人之注史記管子乃皆主二十五家爲社之說其相率而出於一義也其有所受之也其必非漫

無師承而姑爲是勦說而雷同之也而康成獨謂秦漢以來民二十五家以上得立社愚謂此鄭義之尤舛者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衞（見管子）齊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景公以山陰數百社與魯君以平陰與槀邑反市者十一社祿晏子（並見晏子）齊侯請致千社於魯昭衞地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並見左傳）若必以一大夫爲一社開方能率齊大夫七百人以叛而去乎方六里爲一社齊安得有三千里爲仲父封地乎百姓爲一社莒彊以西當有十萬姓乎二千五百家爲一社莒彊以西又當有一百五十萬家乎而齊其致之乎故愚謂二

十五家之說其必非漫無師承者以此夫齊之桓景曾
之昭哀當其世則既以二十五家爲一社而猶必曰始
自秦漢以來故愚謂此鄭義之尤舛者以此抑又聞之
古者大夫世祿其所居多在都邑果如鄭言大夫必與
民族居百家以上民族居百家以上必有大夫然後得
立社將野之中無社矣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
四方宋有次雎之社魯兩社外有青邱之社似皆不當
在都邑者周官曰各以其野又曰名其社與其野似尤
不當在都邑者桑野株野桃林之野是即其社之野也
是即周官所謂以宜木名之者也夫既二十五家爲一

社則五比爲閭閭當有社而地官不之及者蓋州之社州長掌其祀事者也故詳之也閭之社民自祀之即月令所謂仲春命民社者也無與乎官司之職掌也故不及也抑又有疑者暴秦以苛法畜黔首厲禁及於偶語其或先王遺制民俗因襲而未之改其可也若古以百家爲社而秦人乃坦然使二十五家爲之社而命之祠之其可邪此則非先儒之旨而愚輒以己意斷之者也有疑不敢隱謹以質之函丈時棟再拜

與柳東先生論朱氏逸經考書

五月十九日使來寄到逸經補正一卷命吾家書人謄

錄之已受教給紙筆矣亟教稱少作久不省覽檢篋衍得此將刊刻問世因歎世儒無肄業及之者思欲以此書爲朱氏功臣而不以時棟爲鄙陋俾與於校讎之役冀得爲先生廣見聞時棟發而讀之竊妄以爲先生之志則大矣而其書則誠所謂少作而猶若未可以問世者也夫秦人一炬而書亡漢儒收拾叢殘於灰燼之餘故其軼時見他說吾鄉王厚齋先生考證漢藝文志始爲羣經攟摭其逸語竹垞其繼起者然而數千年之久百萬卷之博詩書六藝逮雜家小說讖緯道釋之書浩如烟海皆將涉獵而搜羅之此其勢必不能賅備故逸

經之不備不足爲竹垞病也而取材旣富用力不專顚倒錯亂亦時有可訾議者先生不欲爲朱氏功臣則已先生而欲爲朱氏功臣時棣不佞請爲先生枚舉之逸經考中有逸篇有遺句逸篇有句則附於篇遺句有篇名則注其目然而有古人但引逸書而輒注篇目者

如荀子引維文王敬忌一人以擇但稱書曰而輒注康誥又引從命而不拂云云亦但稱書曰而輒注伊訓左傳引帥彼天常但稱夏書而輒注五子之歌晏子引嗚呼古者有夏云云但稱商書而輒注伊訓孟以所引末二語山川鬼神亦莫敢不甯在僞古文伊

訓中耳然伊訓果眞耶則此二語已在不當復采爲

遺何果僞耶即不當沿襲其妄而注伊訓

有失註者

如墨子引小人見姦巧云云明稱太誓家語引念茲

在茲云云明稱夏書呂覽引五世之廟云云又引刑

三百云云皆明稱商書又引民善之則畜也云云明

稱周書又墨子引聖人之德云云明稱周頌竹書皆

失注

有古人明稱篇名而私輒以己意更易之者

如墨子引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云云明稱禹

誓而竹垞更之曰甘誓又引其恆舞於宮云云明稱
湯之官刑而更之曰伊訓

有誤解古人書而以爲名篇者

如古文有舜典梅賾分堯典下半篇當之妄也趙氏
注孟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
敘亡失其文云云逸書有舜典之敘者謂尚書序中有
舜典篇非舜典以外別有一篇號舜典之敘也竹垞
誤解其文於逸篇中著舜典之敘之目

有當在逸篇而誤入遺句者

如墨子引敬哉無天命云云稱召公執命又引女毋

崇天之有命也下云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命三不國蓋命亡國之後之辭皆當人遯篇者又如孟子遯篇中旣著性善篇目則論衡所引性善篇文不當入遺句矣

有眞經之佚爲晉人所竊而遂不復采引者馬氏據書傳所引太誓以攻漢太誓而漢太誓之僞始定乃晉人因前車之覆而有戒心遂乃廣搜書傳之引尙書者私自抄撮貫串以成僞書梅鷟以前諸家或不考書傳但據文義攻擊之猶當爲梅賾所竊笑至閻百詩力窮之於其所往冥搜潛索以大發其

覆然後學者曉然而悟今竹垞作逸經考豈宜聽其掩匿覆蓋混𤥙壁於瓦礫中哉固當大書特書以闢其妄此補正逸經者第一要義也由今考之無慮七八十條語詳不及備錄 或曰竹垞蓋以梅書立學官不敢以爲僞耳然逸篇中大書墨子所引太誓及史記所引湯誥太誓遺句中大書謂祭無益等語則亦既僞之矣忽眞忽僞莫詳其體例也

有實非眞古文而以爲眞古文者

史記引太誓十一年十二月戊午云云竹垞以爲史公從孔氏問故而得之者此眞古文也不知裴駰作

史記集解其注此節全采用馬鄭注馬鄭注漢大誓矣何嘗注眞古文乎此則竹垞立論之失於眉睫者也

有其辭明在他書而以爲逸經者

如左傳引書愼始而敬終云云今在逸周書常聚解呂覽引周書允哉允哉今在大戒解穀梁傳注引周書大荒有禱無祀今在糴匡解說文引書𥴀有爪而不敢以撅今在周祝解後漢書注引周書嗚呼汝何敬非時云云今在小開解而竹垞並采其語爲佚尙書又如白虎通引本命篇男必三十而娶云云禮記

疏引盛德記明堂自古有之云云竹垞以本命盛德

爲禮逸篇又采其句附之不知此二篇皆在大戴禮

中所引語亦竝在

有當在他經而入之此經者

如考工記梓人曰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詞曰惟若

甯侯毋或若汝不甯侯云云此祭侯詞當入逸禮而

竹垞考定貍首詩取其詞爲詩首章按其文不類詩

詞又無確據則不若本鄭注孔疏以曾孫侯氏爲貍

首章首之有據也

有古人引經自以意增損而遽以爲逸者

如白虎通引論語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意林引孟子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又引曰敬老慈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又引曰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或添增其文或隱括其義古人引書常有此體非有別本論孟也而竹垞竝以爲遺句恐非其至其爾雅遺句采沈約宋書樂志尤非如經曰大瑟謂之灑郭注曰二十七絃經曰大磬謂之馨注曰馨形似犂錧以玉石爲之而樂志引爾雅曰瑟二十七絃者曰灑又引曰磬形似犂以玉爲之大曰馨此明是合采經注以爲文者何得

指爲遺句邪古人引傳注語往往但舉本經如引三傳而曰春秋引魯韓詩傳而曰魯韓詩是也況此本兼經傳引之乎若果二十七紘似犁以玉等語實係經文則是晁純刪薙經文而竊爲己說乎故知其必非遺句也而李巡所注爾雅釋地篇謂之四海下有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三句爲今本所無語見正義此眞爾雅遺句而反不之采何也

有爲古人傳寫之誤而未及察者

如周官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竹垞采以爲遺句非也此四字見左傳曹劌之言也小行人注中

亦引此四字即稱春秋傳凡經文彼此互見者甚多
原不能謂孟子中必無此四字然同在一書相隔纔
數紙詞義並同不應一引孟子一引春秋傳也故知
是傳寫之譌

有別自一書而以爲經文者

如左傳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云云又引仲虺之
志曰亂者取之云云明稱仲虺之志是必別自一書
乃仲虺所著者晉人不察掇其語於仲虺之誥不知
仲虺之誥名篇在書序蓋其封薛時誥命之辭而墨
子嘗引之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憎用

爽厥師大類尚書中語若左傳兩引志語甚不類也竹垞以爲尚書遺句誤矣又墨子引湯之官刑安知非商時刑書乎竹垞沿僞古文而以爲伊訓遺句又周語引周之秩官韋昭曰周常官篇安知非别自一書乎竹垞以爲禮記逸篇皆未見其至當而一無疑義也

有本非經而以爲經者

如管子曰鴻鵠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不言詩也而以爲逸詩

有以私意竄亂古經者

如論語堯曰咨爾舜云云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云云此等祇宜采入遺句中而竹垞信王柏之說遽爲考定其辭以論語所引者入堯典舜讓于德弗嗣之下以孟子所引者入敬敷五教在寬之下此竄亂古經之錮習而啟後生小子師心自用疑經改經之漸者可懼也又其甚者毛大可以四海遏密八音以上爲堯典割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竹垞深韙之復欲取高堂隆所引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冠於月正元日之上至篇終爲舜典以爲辭旣相屬義亦明暢而不知其大謬大妄有不勝揞

擊者今弗言其詳請以甚明易曉者言之典首著曰若稽古帝堯六字則其下所稱帝者自是帝堯故自咨羲和以後並稱帝曰更無異文堯崩舜立載舜一切命辭獨於咨四岳之首特著舜曰二字後始稱帝曰蓋史官以堯典中紀舜語恐人疑於帝堯特變例明之其慎如此若使篇首原有曰若稽古帝舜六字何用稱舜曰乎舜格於文祖亦稱舜不稱帝若已有此六字則相隔十餘字何爲不稱帝而稱舜乎帝乃徂落則稱帝篇終舜生三十徵庸又特稱舜若果是舜典篇文何爲不稱帝而稱舜乎夫書序原有舜典

而與堯典下半篇則全無關涉者郊特牲疏引鄭注尚書以爲別有舜典之篇左証確鑿不容妄說也梅賾分慎徽五典以下當之已不足訓大可又聯綴孟子史記中語儼然爲舜典前半篇補亡割裂聖經無知妄作大可一生鹵莽固當如此竹垞柰何尤而效之乎

有擬經而入於逸經者

竹垞既以漢令文太誓入擬經中而復采其語入遺句不自亂其例邪凡漢後所引太誓如白虎通說苑說文三統厤譜漢書詩箋詩疏之屬皆河內本也宜

退入擬經部

有失於限斷者

如左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竹坨全入之按書詞僅居安思危四字耳下二語釋詞也且此四字見周書程典解非逸尚書也又孟子曰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按不及貢以下九字是書詞乃引以證常常而見之說者竹坨據趙氏以欲常常以下二十字並爲遺句則雖然二字何解乎

有以己意刪節之者

如左傳引夏書惟彼陶唐云云凡六句而僅采帥彼天常四字緇衣引兌命爵無及惡德云云凡六句而僅采民立而正事以下三句蓋以僞古文已有故刪節之耳然如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山川鬼神亦莫不甯恆舞于宮是謂巫風上帝弗常降之百殃自得師者王莫己若者亡之類皆爲梅賾所剽竊入之僞古文何以復一一收拾之於遺句中乎又如孟子引革車三百兩至稽首二十八字皆書詞也按孟子不稱書曰與上節引南面而征五句亦不稱書曰同例而僅采無畏甯爾也五字又論語引詩巧笑倩兮三句而僅采末一句莊子引詩青青

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而僅采上二句不知下二句若非詩詞則以詩禮發冢者引此詩何爲乎文漢書引孟子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文皆類孟子故厚齋先生竝謂逸孟子文而竹垞僅采其首二句

有刪節而分析之者

如墨子引官刑其恆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衞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云云竹垞以似二伯黃徑五字不可解刪去之而分爲二書又引周頌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

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云云竹垞以其有昭於天下
也七字不似詩刪去之而分為二詩孟子引禮諸侯
耕助以供粢盛至則不敢以宴皆禮文也竹垞刪去
犧牲不成以下四句又刪牲殺器皿不備以下三句
而分為二禮

有同出一書而作兩解者

如逸周書太子晉解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云云
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云云孔晁以為師曠作新曲
美王子王子述舊曲諫也考之書詞無分新舊是孔
臆說也而竹垞於逸篇中遂取嶠而舍無射

有明知其爲逸經而故棄之者
荀子一書引詩多至八十三逸詩僅得其六以周人
引詩而其逸僅此可謂少矣乃竹垞取其二而舍其
四謂俱不類三百篇中語故置不錄今按其所置者
曰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則
亡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
之心曰墨以爲明狐貍而蒼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
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俱無
所謂不類者慮用如字斯干有之全用兮字緇衣有
之假令緇衣爲諸子所引逸詩恐竹垞更以爲不類

也呂覽引詩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
以盡其力此眞不類三百篇者竹垞采之而反致疑
於大儒所著之書何也且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左
傳引之竹垞采之其字句小異正如齊魯韓師承之
異耳非有二詩也

至其所遺漏則雖已經采摭之書猶未能盡而況其餘
乎先生之書號稱補正時棣妄以爲補則有之正則未
也況所補者卒出自王先生志考與詩考中是又未必
非朱氏愼擇而姑舍之者而乃欲拾其棄餘以補正其
書邪博考乎散亡以存其軼而表其微嚴抉乎纂緝以

攻其妄而正其罪

如武成血流杵孟子疑之而僞書以爲倒戈之故則何以處孟子孟子但引血流杵二字僞者嫌不成句本趙注加一漂字不知王充三引其文皆是浮字而非漂字而作僞者不知也又竊孟子篚厥元黃紹我周王入之武成而不知此二語康成嘗引之乃是闕征而非武成凡如此類多不勝記臚列真經則綴補痕跡自見

取之必博也擇之必精也辨難之必詳也論衡之必平且確也夫然後上足爲遡經之完書下足爲王先生朱

氏之功臣而可以問世而無作矣而不然者雖不作可也時棟淺陋寡聞無能爲諸儒役深願先生兼其少作整飭神明以成不朽之大業而時棟或偶以其涓滴少爲不擇細流之一助則殆亦有未敢多讓者語曰狂夫之言君子擇焉惟憫其愚而進教之幸甚罪甚時棟再拜白

與馮柳東先生論夫子不爲衛君書

月日時棟白時棟學無寸進讀章時所習之書而疑莫能明焉請爲先生詳之可乎夫子之居衛也衛輒方與其父爭國而子貢問兄弟讓國之夷齊以定其罪閒嘗

反覆其事而竊有惑焉夫輒豈敢與父爭國哉蒯聵得罪靈公輒受靈公命以立而蒯聵乃結晉伐衛夫晉之欲甘心於衛久矣假令輒不拒聵將一任晉師之入拱手而委廟社於草莽乎儒者論古必規時勢似不應但以拒父之說責輒也善乎公羊氏之言曰不以父命廢王父命不以家事廢國事由此觀之輒豈得與夷齊所處之地並論哉乃子貢則有進焉曰怨乎夫怨非可虛指也必其人有所不慊於中而怨生焉二子讓國皆本其心之所樂非有陷之者也苟其稍改初志是悔也非怨也夷齊之悔與不悔或子貢不及料夷齊之無所施

怨而終身不怨此不待智者決也而不意聖門穎悟之子貢而乃有此問也且使夷齊而怨夷齊自怨何與衛事哉然嘗有解之者矣謂假令夷齊讓國而稍有幾微之怨則衛輒之罪猶可原嗟乎彝倫之變大變也此其中自有定理夷齊讓國而稍有幾微之怨在夷齊自爲不賢不仁以他人之不賢不仁而遽末減其罪雖愚吏無此爰書而豈足以解經哉況夫聖人出處之際未可定也萬一夫子以權爲道無可無不可或其待衛君如待公山佛肸故事則將謂夷齊不賢而不仁乎抑將謂夷齊怨乎且子貢所未知者夫子之爲不爲耳夷齊之

賢與夷齊之仁而不怨則豈有不知者乃舍所未知問所已知竟出而直斷不為此誠千古一大夢而不能覺者也凡此所疑猝不能剖考諸他書或以怨為遺佚不怨之怨然引其說而不申又或搬異說者謂夫子未嘗不為衛君顯與經背此其言尤荒謬不足信薄學淺陋不能徧讀儒書固而不明以有此不解之惑願破而曉之以為滌窒之一炬則豈獨時棟之私幸哉時棟白

再與柳東先生論夫子不為衛君書

月日時棟白曩以衛輒拒父事反覆詰難就質函丈先生不棄賜之手教使茅塞頓開然此時每欲有所申說

會事不果夫聖人未有明言傳說紛如學者依傍附會
徒亂其眞倖得一解雖未必當乎道或亦大君子所憐
而引發者乎此今日之所以復有請也夫衛亂國也祖
孫父子相繼爲不孝日尋干戈擾擾不已當此之時而
欲立夫子其朝以擁拒父之君此勢所萬不能者也語
有之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嗚呼信矣然
而魯衛兄弟也夫子雖魯人而治衛未嘗不急也子貢
又衛人也身方在衛目覩其事而心傷之也夫以蒯聵
背父事雖如是其逆也趙鞅眈眈覦衛如是其甚也輒
之年又如是其幼也拒之而無父也納之而幷無衛也

此時景象慘然難言衛君待子臣民望子假令子出而圖吾君必能以其道安衛也而實恐夫子之終不肯援之也子貢之心徘徊輾轉不知其可雖無冉子之請我知其必將問也且夫夷齊之事蓋亦子貢平日之所疑者也君之暴知紂臣之仁如武王天與人歸德至而兵興夷齊奈何不爲仁君之臣而必守暴君之節矯枉過正道非中庸夫子處此意必不然而不料今日之衛事適與合也夫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紂雖暴而武之君蒯聵雖逆而輒之父武可以伐紂輒可以拒聵子貢之所知也夷齊必不可助武夫子必不

可助輒子貢所不知者也夫子曰求仁得仁然後知聖賢皆此仁也夫子曰又何怨然後知夷齊不助武而心未嘗怨武夫子不助輒而心未嘗怨輒也是故采薇之歌誣夷齊拒父之說誣孔子由此言之子貢之問夷齊與其所以決夫子可曉然明矣蓋子貢不言衛而能知夫子其穎悟萬萬不可及如此然則以衛事與夫子將奈何曰晉衛交惡幸而衛得拒晉以弭亂則衛國亦安而夫子必不豫聞其不然而援夫子以衛若公子郢者其可也郢立而蒯來郢君也蒯臣也以君伐臣而名不患不正郢繼統之賢君也蒯賣國之亂臣也以繼統之

賢君殺賣國之亂臣而言不患不順名正言順可以敵晉可以安衛昔殷之亡也假令聘夷齊於首陽而授之以天下若微子者其可也然而天下戴武王而不願有他君猶衛人戴輒而不忍其失位也是則夷齊之志終不得伸而夫子之意終不可白則毋亦去之不顧也此宋人胡氏之私意而我從而伸之者也然而不敢遽以定聖賢以爲正名之解焉可也夫衛輒何足擬武王夫子何必同夷齊事勢相倖取而合之乃必欲以讓國論竊恐與當日問答稍不符矣冉子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將問之問夫子之爲不爲不問衛君之當爲不當

爲也故出而以不爲決之讓國何與哉夫說不必苟同理不妨別解舊時棟向欲有所申說者如此先生何以教我時棟白

與鄭耐生文書

某再拜白閣先生名久矣知先生專力乎古之文常擬棹鸚江一聽其議論懼以荒材見屏於門徒往歲六月吾友徐生謁先生先生受藏所爲文稿徐生方館吾家因得見先生所爲文讀之終卷庶幾哉其可以紹鄭氏之家學者也自維管蠡何足與斯文默焉已耳若復嘵嘵且重得罪雖然逆而不吐則懼夫先生之蔽於先入而終

不察也而某於鄉黨受失人之責其聽也某之幸也其不聽則某固言之矣是敢竭其鄙衷達之執事稿中文字自信既確而與吳仲倫一書所以推崇之者甚至且集首冠仲倫之序卷首題仲倫之名蓋夙昔所傾倒者仲倫而已某足不出戶不一面其人顧竊聞諸君子言仲倫者皆謂仲倫高視一切自比韓退之向者未獲睹其撰著不敢輕議然觀其題先君祠堂亦既已薄之矣吾宗有好事者交仲倫先君祠堂成撰爲楹聯以先君名字相屬對仲倫實書之而題名其側時某猶少小見之且驚且惡彼其不知而書之邪焉有題人祠堂不問

奉祀者何人而漫以名氏與之者邪如其知而書之則妄亦甚矣昔有讀詩至祀尊孔明者大喜書以扁於武鄉侯廟以視仲倫有以異乎鵝江之鄭顯著於四明者五百有餘年

國初諸老以文章與吾鄉萬氏經學相頡頏鳴於時其後萬氏經學浸衰而鄭氏文章至今未隊讀寒村集中人物志及稿中所續者故家喬木可謂盛矣今不家學是求而輒以虛聲相推挹某已爲先生不取也夫此事也非先生所與知者也而集首之序則請於仲倫而仲倫爲之者其言曰客四明之二年吾友陸紹聞貽予書

謂甬東有問道者否紹聞之所謂道者文焉而已夫紹聞淺之乎視仲倫以文爲道固宜爲其所笑矣特未知仲倫之所謂道者果何道也於是祕其所謂道而論吾鄉之士君子謂不克捐世俗之好相從於蕭寥寂歷之中求淡泊之眞味而咀之嗟乎仲倫以賣文爲業日奔走於豪富之門同流合汙畢其身以投世俗之好所謂蕭寥寂歷者固如是邪求淡泊之眞味必於蕭寥寂歷之中已隘矣況乃求諸同流合汙以投世俗之好者邪夫仲倫方惴惴焉不爲世俗之所好是懼顧乃令人相從而捐之邪今有人日涸跡於鮑魚之肆語人曰天下

皆逐臭之販夫聞者不之辨焉何則其所見皆所類也
夫仲倫亦姑出其肆門而後輕吾鄉之士君子未晚也
乃其論文則某雖不佞亦得而與聞之矣曰予受之姚
刑部姬傳張編修皋文之說謂假令吾生周秦兩漢時
豈有後世庸俗之語習於口耳閒耶噫此則其襲昌黎
非三代兩漢不敢觀之語而儼然自命爲韓退之者也
妄比古哲好爲人師退之所深惡者仲倫亦自知擬退
之爲不倫於是思得一阿好者相與標榜之稱姚姬傳
爲永叔而以退之自誇於姬傳姬傳復書不敢自居永
叔亦不肯以退之與仲倫是則仲倫之妄比古哲好爲

人師乃前輩之公言非某之好爲異議也仲倫之文與其文說今者悉得見之傲而蹶約而竭惝怳而無所歸宿持之無物言之不舒所謂蕭寥寂歷者或幾矣淡泊之眞味則未也苟充其量之所至可以方駕武進其於桐城則執鞭者也而乃欲雄長吾四明何其妄也夫果有可師不惜北面塞村之師黎洲也見黃以名其集黃過以名其堂尊事之至比於其父而黎洲抑然自下盛推塞村二百年來過鶴江者猶慨想二先生流風今仲倫何如人也自負不過文章而其文如是勇於自信以謾世而欺人又如是若題聯之妄某且以不知爲仲倫

諒之先生深受其惑不爲勉齋與村南谿之文孫而願爲仲倫之高弟此某之深痛惜而所以不能已於言者也嗟乎吾鄉文章今日其凋瘵也而仲倫以無本之學來乘其衰而凌㦝之使後生小子震驚虛聲相率以出於枯槁則先生推崇之之過也故即其序大集之文爲先生昌言攻之願整頓神明以克紹鄭氏家學而無復爲其所惑也則幸甚至於僭踰之罪其何所逃某惶恐再拜

柳東先生嘗語余仲倫學術不足觀至其說八大家則娓娓可聽蓋亦傾倒於仲倫之古文者也然二公

雖傾心仲倫而仲倫絕不肯以文法相講究即如志墓之文古法但書忌日而不書生日此金石例中所未及者仲倫頗能知之其初月樓稿無一篇書生年月日者而馮先生句園集及藏密廬稿中則並有之此雖小道亦見仲倫之枝而吝也

仲倫以古文一字訣授耐生曰短此眞足令人齒冷者故其初月文但是枯寂而無眞意遂覺索然無復生氣矣

烟嶼樓文集卷五

男隆壽平甫校字